

陳寅恪生死之謎

絕代才華偏命薄

讀俞大維先生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的近著：「談陳寅恪先生」。俞先生文中末段曾謂：

「寅恪夫人名唐瑩，是甲午年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長女、次女，在金陵中學唸書時，住在我家，由她們的姑母撫養，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現陳夫人暨三個女兒究在何處，無從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會傳了數次，前幾次均為誤傳，此次亦尚未能證實。真是『欲察疑君在，天涯共此時』。惟寅恪先生現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處今日之世，溘然長逝，自屬可能。」

當時，很多文史界的朋友，都曾一度有所希望，為國家民族着想，倘若寅恪先生能够在鐵幕裏熬到反攻大陸、神州光復，為中國文化傳統，留一個真正的讀書種子，讓中國學術界保有一顆曠代所無的熠熠彗星，那該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件事。然而，最近有朋友從香港來，近水樓臺

先得月，從他嘴裏所談到的鐵幕內消息，先已將朋友們所憧憬嚮望的，歸於破滅。因為，據他所知，陳寅恪先生確已於去年十一月初，病逝於廣州中山大學。這位朋友還曾提起，陳寅恪先生陷身大陸二十年間，生活方面總算優待，精神方面則痛苦不堪。他抄得有寅恪先生兩首輾轉傳到自由世界的七言律詩，堪稱懷念故國，寅恪先生嚮往自由，發抒內心哀愁根觸的紀痛之作。我深切以為這兩首詩是值得流傳的大時代作品，茲予抄錄如下：

其一

地變天荒總未知，獨聽鳳紙寫相思，高樓秋雨燈前淚，異代春閨夢裏詞。絕代才華偏命薄，戍邊離恨更歸遲，文章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

其二

一卷悲吟墨尚新，當時恩怨久成塵，上清自昔傷淪謫，下里何人喻苦辛。形管聲名終寂

寂，青丘金鼓又振振，論詩我亦彈詞體，悵望千秋淚濕巾。

·張谷·

陳寅恪先生誕生於遜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五十八年十一月初逝世，則得年八十八歲。照「上壽百廿，中壽百歲，下壽八十」的說法，他應該算是下壽，可以說死而無憾。不過令人深為扼腕的是他那「一肚皮的學問，他是不世出的天才，求學問功力之勤為當世所罕見。俞大維先生說他：「然而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為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這當然是因為俞陳兩位先生關係親密，相知又深的持平審慎月旦之評。俞大維先生僅有的一位姑母嫁給了陳寅恪先生的尊翁，清季大詩人陳三立（散原）先生，也就是陳寅恪先生的生身母親，所以俞陳二先生是嫡親的表兄弟。散原老人的一位掌珠陳新午女士排行第九，最獲散原老人鍾愛，散原老人手書的「散原精舍詩集」（錄民國八年至十五年所作詩），就是交由新午女士保存的。這位新午女士正是俞大維夫人

。民國五十年俞大維先生介弟大綱先生將之影印問世，交由中華書局出版，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著書歲月託孤呻

陳寅恪先生籍隸江西修水，修水陳家真是名門望族，世代簪纓。以陳寅恪先生而言，他便是三代都享大名的貴公子。寅恪先生的封翁陳散原先生是清末民初獨步江南的大詩人，此處祇錄他的「始春初堂望鍾山餘雪」一首，以概其餘：

餘雪冠岩巒，高高水上看，笳音切雲起，人語落瀟瀟。

釣穩魚痕長，晴完雁背寬，引春文石徑，梅氣自生寒。

讀了他的詩；便知散原老人被譽為中國近百年來一代大詩人，洵屬名不虛傳。這位老人家道貌岸然，却又慈祥和藹，很有風趣，對於後生晚輩，但凡有一技之長，是可造之才者，無不獎掖拔擢，愛護有加。

散原老人不但是裴聲宇內的大詩人，同時他還是一位頗有遠見的政治改革者，他和他的乃父湖南巡撫陳右銘（寶箴），曾經父子同科，俱為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維新運動的中堅份子。康有為、梁啟超兩師徒、陳寶箴、陳三立兩父子之間的兩代交情真摯而濃厚。散原老人跟康梁唱和之作極多，例如散原老人的那首：「康更生翁既返丁家山寄廬過訪不遇有詩見及次和二絕」，即云：

碧湖秋滿奈愁何，挂夢山亭放菊多，盼到主

人邀一舸，空携大句壓風波。鯨海狼區探幾何，征衫徒洩淚痕多，對花遲我閑携酒，夕照峰頭話叔波。

民國十二年一月梁任公（啓超）在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期滿，返回北平。行前向散原老人索詩。散原老人便作了如下一首「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詩云：

辟地貪逢隔世人，照星酒坐滿酸辛，舊游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開物精魂餘強聒，著書歲月託孤呻，六家要指藏禪窟，待臥西山訪隱淪。

陳寅恪先生的祖父，亦即散原老人的封翁，

陳寶箴先生字右銘，少負志節，詩文皆有法度。曾在江西修水家鄉，協助他的父親辦團練，抵禦太平軍，被曾國藩延攬入幕，因功洵升湖南巡撫。他是當年全國督撫之中，眼光最遠大，抱負最不凡之一人，他曾在湖南破除萬難，力行新政，開辦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開航內河輪船，興辦全省工藝，猛勇精進，在湖南主政一年有餘，一省的風氣為之全改。維新黨第二號人物梁啟超，和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譚嗣同，都是被陳寶箴先生的支持之下，倡導民權學堂，而在陳寶箴先生的支持之下，倡導民權自由，對清廷施政，抨擊不惜遺力，方使維新呼聲，響遍全國的。陳寶箴先生屢蒙光緒皇帝嘉獎，一度有意召他入京重用。可惜戊戌變作，康梁逃出國境而六君子就戮柴市口。慈禧太后重掌政權，下詔將陳寶箴先生革職永不錄用，這位陳老先生係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那年逝

世。戊戌事件時，散原老人也在當吏部主事，因為他曾散家財而養才人志士，同樣的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所以慈禧下詔說他：「招引奸邪，革職永不敘用，圈禁在家。」

劍橋第一位中國教授

散原老人的德配，是俞大維、大綱兩先生的令姑母。八子一女，真是滿門彥俊，個個都有為有守，又有所成。名氣最響亮的幾位如陳寅恪先生的長兄師曾先生是名重公卿的一位大畫家，寅恪先生的七弟彥通先生是我國早期研究目錄學的權威，五弟彥和長住修水家鄉，詩文造詣最深，八弟登恪更是文名藉甚。這些位先生全是清末民初的名公子，其中以陳彥通先生最富於公子氣習和名士作風，據說他由於時尚所趨，未能免俗，染上了阿芙蓉癖。某年政府突然明令發表他為江西省禁煙督辦，這在當時官場要算是上上的肥缺。彥通先生接篆後，不上幾天，就有他的好朋友懇切的勸他戒絕鴉片煙，理由是官箴攸關，他當禁煙督辦就該以身作則，否則會引人物議。彥通先生聽後却啞然失笑的說：

「爲了做這區區的官，竟然要我改掉生活習慣，我可不幹！」

果然，他旋即劍及履及，掛冠而去，到南京繼續研究他的目錄學。香港來的朋友說：彥通先生大陸淪陷後被中共派在南京市圖書館任職，生活相當的苦，如今已不知他仍健在於世否。

寅恪先生對文史兩門造詣之深，範圍之廣，與乎成就之大，那是舉世文史學人所公認的。寅

恪先生一生治學的方法與經過，俞大維先生的大作已經說得很精確詳盡，他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未淪陷前的許多事迹，比月以來各報章都有他的門生故舊一一道出，凡此都不在我寫這篇短文的範圍之內。我所將獻給敬愛或關心這位我國偉大學人的中外讀者的，只限於得自香港來友所提起的大陸淪陷後陳寅恪先生的若干消息。在此之前則願為陳寅恪先生一生的前半段事迹，先作一個簡短的介紹。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後，陳寅恪先生離美赴歐，他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研究。至少在語文學方面當代傑出之士很少能望其項背。因為寅恪先生除了精通中、英、德、法、拉丁、希臘等語文外，東方語文如日、滿、蒙、藏、回紇、西夏乃至印度的梵文，他都有相當的造詣。陳寅恪先生誕於一八九〇年，他負笈海外將近十年光景，他在民國十五年回國。初返國門即應清華大學之聘，擔任國學研究所導師，兼中文系、歷史系教授。當年清華國學研究所的導師一共只有五位，其中四位都是極一時之選，名滿天下的權威學人，如梁啟超、如王國維、如李濟之、如趙元任四先生。祇有寅恪先生剛一回國便膺聘擔任講席，由此可知他學養的精深，以及他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後來陳寅恪先生任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抗戰時期他曾一度主講西南聯大。很不幸的他在這段時期雙目失明，因此他應英國劍橋大學之聘，到英國去擔任漢文教授，成為劍橋延攬我國學者為教授的第一人。

陳寅恪先生遠適英倫的目的在在一面授課，一面延醫治療目疾。他在英倫聽到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的大好消息，同時也獲知中共恤民命，掀起全面叛亂的驚人噩耗。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天，全國各地內亂日亟，遍地荏苒，而英倫濕冷，終日不見陽光。陳寅恪先生的目疾殆已絕望，因此他在臥病倫敦醫院的一個凄冷冬夜，曾經在百感交集之餘，寫下了兩首七律。就憑這兩首詩，可以體味得出，陳寅恪先生實在是跟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一樣，激頭澈尾是個反共者。我現在願將早年所錄原詩抄附如次：

其一

沉沉夜漏絕塵塵，聽讀珍虛百感加，故國華胥猶記夢，舊時王謝已無家。
文章瀛海嫫衰病，消息神州競鼓笳，萬里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

其二

金粉南朝是舊游，徐妃半面足風流，蒼天已死三千歲，青骨成神二十秋。
去國欲枯雙目淚，浮家虛說五湖舟，英倫燈火高樓夜，傷別傷春更白頭。

陶鑄為他被鬪爭

不久陳寅恪先生便應武漢大學之聘，在故國烽煙不息聲中再度回國，大概是在三十七年，他轉任嶺南大學教授。大陸淪陷，廣州告罄，在那

個風雲變色，間不容髮的危疑震撼緊急關頭，寅恪先生以兩袖清風的窮教授，又是雙目失明的瞽者，何況拖家帶眷，扶老携幼，他的未能逃出鐵幕毋乃是無可奈何，值得同情的事。何況事實證明他雖然身陷共區，他猶仍頑強反共如故。

寅恪先生離開武漢大學，搬到廣州，先在嶺南大學任教餬口。廣州失陷後嶺南大學解散，他又轉任中山大學教授。寅恪先生住在廣州的這一段時期，中共在華南的大頭目葉劍英和陶鑄，大概是因為也會談過點書的關係，對於陳寅恪先生這位曠代的斯文種子，博學多才，與世「無忤」的碩德大儒，總算是相當的尊敬和優遇。一直到去年冬天寅恪先生以八十高齡病逝廣州時為止，他始終和他的孫兒女們一齊住在「中山大學」的宿舍裏。由於受到葉劍英、陶鑄的特別關照，「中山大學」當局開了一個從所未有的先例，寅恪先生體弱目盲，他可以不必上講堂，而讓學生到他宿舍的客廳裏去聽課。如所週知，中共一向是歪曲歷史，視傳統為死敵的，因此寅恪先生所授的課程，在中共的眼中看來，無一不是滿含「封建思想」的「毒素」，於是陳寅恪先生的在「中山大學」任教，就形成了對中共的莫大諷刺。何況「中山大學」學生選他課的特別之多，每逢寅恪先生授課的時候，除了他家客廳座無虛席，擠得人滿為患之外，擠不進去的學生更伸頭踏腳，擠滿了他的窗戶和客廳門口。這其中還不乏無其數慕名而來，跟寅恪先生所授課程毫不相關的其它科系學生。讓學校裏的共幹為之側目，偏又拿他無可奈何。——我聽香港來友談起這一段，限



楊、立三陳、鴻悲徐：起左。上峯老五山盧于攝媳子好友携立三陳人老原散年十二國民
(者貌禮及鏡服戴) 格寅陳子公六(人夫其為者坐中前)和彥陳子公五之立三陳、純德

目想像當時的情景，真是不禁為中國歷史、文化感到莫大的驕傲，而且深切體味總統在此時此地號召文化復興運動，正是先知先覺者在鑄造制中共於死的最有力的反攻利器，不免隱隱然覺得寅恪先生「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他站在我們這一邊。所以他也以算是堅決反共，同為復興中華文化而努力奮鬥的一員。

後來畢竟被上帝令人毀滅、必先使其發瘋的中共紅衛兵鬧垮了的中共「華南王」陶鑄，他對陳寅恪先生的優遇尚不止此。在物質生活方面，照香港來友的说法，我想寅恪先生多半是過得相當舒服。據說在中山大學的教職員宿舍裏面，唯獨寅恪先生所住的那一幢宿舍關得有花園，甚至還築了一條供他在花園之中散步，為盲人特設的「反光馬路」。

陶鑄正因為良心未泯，曉得敬重斯文，其後果真被瘋狂的紅衛兵鬧倒。就在四年以前，廣州紅衛兵發佈「戰報」，猛鬧陶鑄的銳利攻勢之一，正是在寅恪先生的身上大作其文章。據說該報痛責陶鑄：

「陶鑄秘密勾結充滿反動思想的文人，如像中大歷史系教授陳寅恪，陳寅恪是革命陣營中的一株大毒草，陶鑄却偏要格外的照顧他，優待他。因此，陳寅恪的那幢宿舍，不但闢有花園，而且因為他瞎了眼睛，還特地給他築了一條反光馬路，供他早晚散步，像這麼樣的浪費人民血汗，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我們要問陶鑄，他究竟是安的什麼心！」

據香港來的朋友說：陳寅恪先生身陷大陸這二十年間，以一個雙目失明的名學人，他居然能不廢讀書與寫作，那完全得力於他的孫兒女之助。這位盲教授平時讀書寫作的方法是由他的孫兒女高聲朗讀，然後他再一段段的口述他批註原書的意見，讓他的孫兒女記下，無需修飾，便是絕妙的文章。又傳寅恪先生不論講課或是著述，他經常都在表示他對中共一切作為的不滿，他從不放過任何表示他對中共憎恨的機會，用不屈不撓大無畏的精神反抗中共，這種堅守中國文化精神傳統的意志和精神，確是令人聽了為之肅然起敬的。

等於廣州彈絃之聾女！

香港朋友的筆記簿裏留有不少的例證，譬如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寅恪先生所著的一部「論再生緣」，從他那篇語多沉痛，輒起感慨，對中共偽政權則一再諷刺的自敘，讀後不禁使人對寅恪先生無可奈何的痛苦處境，深表同情，而且也體味得出那從鐵幕中傳來的自由呼聲，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而情詞迫切。此外，再生緣是明代蕪蕪室所寫漢武帝和李夫人的戲曲，故事是說李夫人臨歿，以漢武帝所贈的玉鉤殉葬，後來漢武帝使李少君用術，跟李夫人的芳魂相見。李夫人告訴漢武帝說：她將再生人世，在河間陳家，十五年後，再續前緣。漢武帝其後果然在河間得了一名美女，在她手中，還握得有李夫人殉葬的玉鉤，因此便稱之為玉鉤夫人。寅恪先生對這一齣戲曲，那麼樣的有興趣，竟至寫它寫成一本專書。以我個人的淺見，我認為這正是大陸人心思漢的有力表現，而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自敘，尤其是大陸同胞反抗中共暴虐統治的憤怒呼號。所以我深願借中外雜誌一角，抄錄其中的若干片段原文：

「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蒙養，無所用心（正是在大大的諷刺中共了。——筆者註），付文章之得失，與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

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也。

「以端生之才思敏捷，當日亦自謂可以完成此書，豈知竟為人事俗累所牽，遂不得不中輟。雖後來勉強續成一卷，而決非全璧，遺憾無窮。至若神機早悟，俗累終牽，以致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

「又所至感者，則衰病流離，撰文授學，身雖同於趙莊負鼓之盲翁，事則等於廣州彈絃之瞽女。榮啓期之樂未解其何樂，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

寅恪先生對於中共偽政權倒行逆施，剝奪人民自由不留遺地的表示其深切不滿，極端憤恨，在以上所錄的幾段文字中，可謂一再申言，表露無遺。他渴望 總統蔣公領導之下的中國同胞，生活在自由、活潑的天地裏，人人都發揮長才，

對國家民族作最大的貢獻。而憾恨無窮的在說他自己不幸身陷鐵幕，因此「神機早悟」而「俗累終牽」，使他「暮齒無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大陸同胞悲憤蒼涼的心境，躍然紙上，讀了真令人不勝嘆息低徊！

據說寅恪先生作的那本「論再生緣」，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曾經有人從廣州傳抄出來，而在香港出版。寅恪先生處於中共殘暴不仁的統治之下，居然敢於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寫出這樣堅定有力的反共文章，他的勇氣值得我們欽敬，他的處境益發令我們同情。因此，使我聯想到，陳寅恪先生既然可以列為反共陣營的一員，那麼，此間商務印書館所印行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原是陳寅恪先生畢生最重要的學術論著，是否可以將著者「陳寅」之下，再補上一個「恪」字呢？

袁世凱傳

一代梟雄

業已出版

分裝一、二兩册
合售叁拾陸元

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於光緒八年到朝鮮送次平定大亂，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把持朝政，儼然監國，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丕然為之一振。他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初階。這一段史實，波譎詭秘，瞬息萬變。然而若干年來，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現經名家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自在本刊連載，極獲讀者歡迎，全稿項已殺青，並已出版單行本，廿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插圖，歷史鏡頭，定價一、二兩册合售叁拾陸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郵票通用）